

在不同的阶段, 武汉最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硬核”校友刘军武汉带队采访

文 党委宣传部 李璇 广体记者站 朱烁璇 杜社昊 资料图片来源 南方都市报

2月5日至5月10日, 我校05届优秀毕业生刘军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武汉报道团领队、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的身份志愿前往武汉, 此后又任广东赴武汉报道团领队。他多次深入高危“红区”, 用笔头记录抗疫一线实况、报道医护人员与死神抢夺生命的一个个瞬间。

他说, 在武汉, 我经常思考, 如何通过报道推动抗疫工作有效开展, 如何让问题得到快速解决, 如何与武汉人民、医务工作者们一起尽快赢得这场生命保卫战。



01 三次请战 敢当“离死亡最近的记者”

2020年1月23日, 距春节还有2天。原本计划年尾做个小手术的刘军, 眼看疫情在武汉爆发并蔓延至广州, 坐不住了。1月23日晚, 他向报社相关领导表示, 希望留守广州报道疫情。之后, 他退掉次日回家的机票。

1月24日是除夕夜, 下午, 刘军收到新消息: 广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第一批130名医务人员将星夜出发, 增援武汉。刘军立刻向报社领导申请随行, 此后, 他连续三次请战, 最终获允, 担任南方报业武汉记者团领队, 后又任广东赴武汉记者团领队。

2月5日, 刘军团队抵汉。那正是武汉最困难的时候。6日上午, 还没有经过安全培训, 先接到集体任务——采访23位治愈出院者。这是疫情发生以来, 同时出院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当天, 刘军与同事在只有一个口罩的情况下, 在医院逗留, 采访了大约40来分钟。下午回到酒店后, 直至同行提醒, 才意识到这是“不要命”的行为, 心里隐隐后怕起来。

然而, 在此后的采访中, 防护服破损、口罩落地、呼吸道暴露等突发事件接踵而来, 医务人员被感染、被隔离的消息时有发生。刘军团队也曾被迫连夜转移住所……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边时, 大家才忽然意识到, 与病毒感染之间的距离瞬间变成了零, 与死亡的距离也变得不确定!

在最初接触到的23位治愈者中, 只有个别愿意“谈谈”。其中之一, 便是《一对武汉夫妻生死劫》主人公张小微。

两天后, 正值中国传统佳节——元宵节, 刘军站在马路边, 第一次拨通了张小微的电话, “我们是参加合唱团会演时被感染的, 我先被确诊, 三天后我老公也发病……”张小微在电话里静静讲述着她和老公死里逃生的经历, 当时她还不愿意回忆太多细节。

电话另一头的刘军却听得心惊肉跳, “我终于理解治愈出院患者的沉默, 他们依然还没有从悲痛和恐惧中走出来, 他们害怕出院后病情反复, 害怕死神再次降临。”在张小微的讲述中, 刘军被那份不离不弃、互相搀扶走出疫情阴霾的夫妻情所打动, 更被他们对生命的执著、坚强、乐观的心态所感染。

这对陌生的夫妻牵动了刘军的心。此后, 刘军每天和他们微信沟通, “我小心翼翼, 不敢多问, 生怕再次勾起他们内心的伤痛。”除了关心他们病情的发展, 刘军还经常和张小微交流做美食的心得, 约夫妇俩到户外跑步打球, 帮助他们重拾信心……

第一篇作品《一对武汉夫妻生死劫: 丈夫赠妻子病房氧气幸存, 原以为熬不过那晚》是刘军哭着写完的, 他终于弄明白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 广大武汉人民在这个春节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希望通过张小微夫妇的故事, 鼓励尚被病魔缠身的患者勇敢面对病魔, 给大家更多信心, 也鼓励患者的家人和社会给患者更多的爱, 给他们更多温暖。”这篇用爱成功战胜病魔的故事, 是外界最早看到的, 患者详细讲述武汉疫情和亲身经历报道之一。



02 距离ICU插管病患不足半米

在获准进入同济光谷医院后, 为了记录完整, 刘军和医护人员一样, 全副武装, 在病区里待够值班时长。他感到这里可挖的故事很多, 但他并没有急于发稿, “有些东西写出来有噱头, 我告诉自己, 沉淀下来, 做点好东西”。

在跟采过程中, 刘军获取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同济光谷医院, 6名本院医生, 加上4支驰援医疗队的12名麻醉科医生, 再加2名麻醉科护士, 组成了一支20人的插管小分队。这支队伍常常要和患者口鼻相对, 暴露在高浓度病毒气体下, 他们自称“冲锋队”, 其他同事尊敬他们“敢死队”。

“什么叫‘敢死队’? 就是明知危险, 还要冲上去!”刘军心生敬佩, 向医院提出近身采访的请求。为了熟悉环境, 他事先三次进入同济光谷医院ICU病房预采, 确保正式采访能够一次完成。

2月20日上午8点半, 临出发前, 刘军再次叮嘱同事注意安全: “在里面避免弯腰, 动作要缓慢, 不然防护服会吸进去空气”。10点钟, 他们做好了标准的三级防护, 而“敢死队”医生比他们再多戴一层手套, 接近患者口鼻时, 还会将防护面屏换成罩住脑袋的负压面罩。

每一例插管操作的限定时间只有90秒, 在ICU病房的近3个小时里, 刘军团队抢抓住又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高危90秒”。为了观察细节, 他越凑越近, 被提醒和阻拦后, 则会退到床尾处, 如此反复探看, 最近时, 他离患者不足半米, 离张开的口腔只有一米左右。

他更注意到, 闷热起雾的防护服下, 如此精密的手术, 医护人员们是靠雾气间的缝隙去看, 凭经验甚至是感觉摸索着去操作。

那一天, 当刘军脱下防护服, 整个人

就像刚淋完一场大雨。

回到驻地酒店, 提笔写起这支“医生敢死队”, 他又忍不住哭了一场, “眼泪哗啦啦的”。

2月23日, 《武汉医生敢死队: 高危90秒与病毒源最近, 最怕晚上ICU插管》在“南方+”APP推送, 第二天浏览量已是999万+, 还被新华社、央视、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平台广泛转载。

同济光谷医院的医护人员们看到报道, 找到刘军说: “我们的工作, 被你们体现出来了。写得真好, 拍得真好!”

后来, 他还做过关于ICU病房的梦, “过程很完整, 感受也很清晰”, 每一个从ICU病房走出去的人, 都是九死一生, 非常不易。

刘军感慨, “所以, 我对白衣天使、白衣战士们的敬意发自内心。”

03 “救治工作那么难 要为他们带来信心”

二月份的时候, 武汉的救治情况并不理想, 居高不下的感染率、死亡率, 抗击疫情面临的重重挑战, 击溃的不仅是病患, 还有许许多多救人心切的医护人员。

在武汉同济光谷医院, 每一天的疑难与死亡病例讨论会上, “这个病人为什么会死”“能不能不死”的诘问声声振耳, 连刘军也被那种“沮丧、自责、无力”的低气压笼罩着。

“希望能够带来信心”, 刘军想用他最熟悉的图文影像给医护人员打气, 这个想法跟同事一拍即合, 很快, 一组名为“最美逆行者”肖像海报引爆了全国。

那是一群一线医护人员刚下战场的面孔, 正如刘军的摄影搭档钟锐钧所说: “虽然憔悴, 甚至伤痕累累, 但他们依然是最美的。在他们眼中, 没有彷徨和恐惧, 只有快乐、平静、自信、坚定。”

这组肖像在报社各新媒体平台的浏览量突破千万, 并被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网、腾讯、新浪、网易等超过160个媒体渠道转载。

从2月17日晚起, 以这组肖像为原型的“为最美逆行者亮灯”致敬行动点亮了全广州“小蛮腰”、猎德大桥等地建筑的30多个巨幅LED屏。礼赞英雄, 一呼百应! 紧接着, 这些带着伤痕的笑脸旋

放在了全省21个地级市的上空。

夜空中的致敬, 无声而隆重, 抚慰着那些破碎的心, 更将全社会的共鸣汇聚成一股股暖流。

听说照片发出后, 有饮料公司因医护人员的一句“想喝饮料”直接捐赠了几百箱产品, 还有护肤品牌捐出100多支修复乳霜, 觉得自己“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而当时身在一线的445名全国各地特派记者, 也慢慢得到了大众理解和认同, 他们同医护人员一样是战士, 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义无反顾地冲到了最危险的地方。

04 “武汉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在驰援武汉的高铁上, 刘军脑中浮现的, 是十多年前的广体课堂, 那时大家激烈讨论着新闻作品《饥饿的苏丹》, 对新闻价值与社会伦理的对立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

在武汉也会遇到么? 刘军问自己。事实上, 在武汉的每一天, 类似的情况无数次发生在眼前, 但很自然, 几乎不存在选择困难、内心纠结——“没有哪篇报道是不可或缺的, 但生命是唯一的。我自然而然地与患者亲近, 与医护人员交流, 很多时候目的不是为了报道, 也不是怀着收集信息的目的去获得信任, 而是发自内心的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刘军团队不仅走进医院, 也走上街头, 走进超市、菜场和社区。他写同济光谷医院里17支援鄂医疗队的精密配合, 报道受到国务院重视, 要求总结该院经验, 在湖北省全境推广, 国家卫健委主要领导亲临调研; 他利用各种渠道协助征集线索, 收集、梳理收治隔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为抗“疫”决策提供参考; 他组建网络平台, 整理发布病患求助和医疗资源求购信息, 召集医护家属和基层党员勇敢走出家门去做志愿者; 他陪伴抱着胸片、头戴塑料袋彻夜等候床位的老人, 他帮护士姐妹搬运氧气瓶、呼吸机和医疗垃圾; 他建立微信群

给患者做心理辅导, 他约治愈者到户外跑步打球……

4月8日零时起, 武汉市正式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 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在大批驰援医护人员纷纷“回家”之际, 刘军团队还坚守在“阵地”, 做起了直播带货、号召全国网友“吃”援湖北!

他向网友们推销潜江小龙虾, 不仅直播揭秘龙虾的生产全过程, 还变身“试吃员”, 边剥壳边展示, “太棒了! 我们已经吃了两个月的盒饭, 这对我们来说太好了。”

直播仅一个半小时, 共吸引180万+网友在线围观, 认购价值超过2.2亿元。

“在武汉, 我们没有个人利益, 武汉最需要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只求这场抗‘疫’保卫战有一个好结果。”刘军说, 经此一役, 他对“记者”有了更深的认识。